

序

在一九三四年大眾語運動的當時及其以後，有很多人從事科學小品的工作，那就是用故事的形式講述科學的知識，想用平易有趣的文字表達科學的意義。

體，放進乾枯的科學內容，使一般的讀者容易接受和消化，這即是所謂用軟性的形式表現硬性的內容，在輕鬆的趣味和文藝的氣氛中，使讀者獲得了科學的知識和思想。當時這種小品，寫得好的雖然不多，但是已經足夠反映出自一九三〇年以來大眾文藝運動，或文藝通俗化運動，及新的語文改革運動，在非文藝的學術部門內所得到的成果。可惜這種成果近幾年來不但未能有更好的收穫，即使繼續耕種的人們似乎也并不很多，這不能不說是科學知識的通俗化和散文內容的質化的一個共同的損失。

用這種文體從事於哲學著作的，有艾思奇先生的「大眾哲學」。

Ab

了神祕的堅深的令人頭痛的哲學面目，把它化爲通俗，易解和有理。雖書時要先有一般的或相當的常識，但那因爲哲學這東西本來是綜合着各種常識緣故。而用故事的體裁和軟性的文筆，介紹文藝理論或論述文學的，勉強的可以說早有葉紹鈞和夏丏尊合著的「文心」，但那講的是關於國文方面的讀和寫的知識，不是嚴格的「論述文藝」的著作。所以至今在我所見的範圍以內，田仲濟先生的這一本「新型文藝教程」，實在還是用上述的體裁和文筆寫成的第一部文藝理論和知識的書，給學術思想的通俗化工作開闢了一個新的途徑；而內容的簡當和取材的精審，又是一般讀者和文藝青年的很適合的讀物。至于把這幾種文藝的「新型」及其創作方法，總共起來作一系統的簡明的介紹，成爲一本書，在中國出版界這也還是第一次。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五日李何林寫于四川白沙鎮

目次

序

李何林 (1b)

一 三個練習生

七

——正確的世界觀——

八六

二 寫些什麼，怎樣地寫？

二〇

——題材和主題——

八五

三 神話和寓言

三〇

——個性，類型，典型——

八五

四 瓶和酒

四一

——內容與形式——

八六

五 文藝交還大眾

五

——通俗化問題——

六 三個臭皮匠賽個諸葛亮·····六

——集體創作——

七 長新聞·····七五

——文藝通訊——

八 剪影和繪畫·····八五

——速寫·特寫——

九 時事影片·····八六

——報告文學——

十 活新聞與文藝新聞·····一〇七

——活報·牆頭小說——

附錄

論通訊員的寫作和修養·····	一二〇
於關通訊的寫作問題·····	一三三
論通訊的寫作·····	一四二

續藏書

續藏書

續藏書

續藏書

二 三個練習生

——正確的世界觀——

是趙玉華新入「國是高中」後的一星期，一個雨後的晚上，熱浪被急雨已洗刷乾淨，雖然是初秋天氣了，院子里仍然充滿了清新的綠色。天也早已晴了，豔麗的夕陽照在遠遠的東山上。趙玉華的父親和他的小弟弟到野外去了，他一個人坐在院子里讀剛發下的還文和國想先生提出的修辭學上的兩個名詞，模稜辭和模稜辭。他的兩個同學，朱荆文同林世英興沖沖地從外面跑進來。

「玉華，我們同你商量一件事情。」他們二人幾乎同時說出來。

「什麼事？」

「你先看了再說。」朱荆文將一張紙遞給了他，三人隨着都在幾把竹椅上坐

那是「戰時文藝社」徵求通訊員的簡章，末尾並附着通訊員登記表。

「我們應徵做通訊員好不好？」林世英等趙玉華看完後這末說。

他們三人是「正德初中」的同學，很合得來，如今一同升入了「國是高中」，更密切了。又因趙玉華時常在「新華日報」的副刊上寫文章，所以他們得到了這消息後跑來同他商量。

「好，可是我們歲在這最後方又能寫出什麼來呢？」趙玉華初看到簡章時很高興，但轉想到自己到抗戰最前線的志願未酬時，便頹然地仰望看天空發出了一聲歎息。

九月的彩雲是那末美麗，夕陽映照得更顯得燦爛了。趙玉華慘然地凝視着，他幻想着前線上壯烈的生活。

「詩人又要做詩麼？我們是商議現實的事情怎樣辦呢。」林世英拍了拍他的肩臂，取笑他。

「我們先商量這件事情怎樣，至於到前方去是另一件事。將來有機會時我們都要去呢。」朱荆文也了一句附。

「惟有在前線上才能寫出壯烈的偉大的史詩呢！爲了盡上我們個人的使命，爲了完實我們寫作的內容，都應當到前線去。」趙玉華坐直了身子，興奮的眼光注視着他們二人。

「後方可也有許多可寫的東西呢，因爲敵人的侵略是每個窮鄉僻壤都感覺到的。簡章上固然寫着需要：「1. 各戰區我們英勇戰士情形的報告文學；2. 前線上民衆助戰情形的素描；3. 我各游擊區中英勇戰士的壯烈戰績的報告；4. 日寇在各淪陷區域殘暴行爲的描寫。」不是同樣也寫着需要；「5. 後方廣大羣衆救亡運動的熱烈情況的報告；6. 民衆服行兵役及獻金踴躍熱烈情形的速寫；7. 民衆精神動員的展開」？」朱荆文宣讀簡章。

「現在先不談那些問題，這簡章是從那里來的？」趙玉華輕輕地將問題岔開

『是林世英的戰時文藝里附來的。這標不是祇約什麼作家，每個訂戶都寄簡章，可見是普遍地徵求了。我們可不可以試一下？何況我們還有這位作家呢？』朱荊文說到末一句笑着在趙玉華的肩上拍了一下。

『得了，得了，別尋這些窮開心了。』趙玉華推開他的手。接着換了很正經的口吻說：『我看我們是可以應徵的，頂少可以嘗試一下。不是要試稿三次麼？我們就先每人寄三次稿子，取不取任他去好了。』

『贊成，贊成！』朱荊文林世英都鼓着掌摹倣了開會的口吻。

於是都很高興地找題目，預備在兩三天內先寫成一篇，朱荊文想到了『重陽節在華陽』，趙玉華想起了『一個漢奸的自供』，林世英想起了『後方的一個學校』。

夕陽漸漸的淡了，最後完全消失了。黑暗從每個角落向外探頭。

在三個人正討論得高興的時候，趙常三，趙玉華的父親，領着他的小兒子回來了。一進門便笑着說：

『你們又在討論什麼問題？這末熱鬧。』

『趙伯伯回來了！我們在討論怎樣寫通訊呢，你看這簡章，我們打算應徵做通訊員。』三個人都站起來招呼，朱荊文將手內的簡章遞給他，徵求他的意見。

『很好，不過……你們練習一下也好！』趙常三看完了簡章順手拉過了一把椅子坐下。他的六歲的小兒子早已掙脫了手到後院去了。

『不過什麼，爸爸？』

『我的意思是說通訊並不容易寫。不像寫一篇小品文那樣的簡單容易。』略停了停。『通訊員是應具有許多條件的。除了有圓熟的技巧充分的表現能力以外，還得有銳敏的觀察，忠實的態度和正確的世界觀，就是對一切事物都要有一種正確的看法。一篇小品文，一首小詩將主觀的情緒發抒出來就行了。（這當然也

有他的世界觀，但通訊得從紛紜的社會中抽出重要的題材，作客觀的正確的批評的報導。」

「銳敏的感覺不是無論寫什麼文章都需要的麼？」林世英想起了先生在教室里的講解。

「是的，我的意思是說做通訊員尤其是重要。若素養不足，許多事象會習而不見；許多事情會只看到了表面而不能深入到內層。例如『包身工』，許多都知道這事情，但都忽略過去。只有夏衍將牠把握住了出來。又如人力車是過着一種什麼樣的生活，許多人都寫過了，可沒有一個人如希希筆底下的那末深刻生動和有力。」

「那末我們連嘗試也不必了！」趙玉華頹然地說。其餘二人的臉上剛才的一團高興也都消失了。

「也不，我不是說過麼？你們是可以借這個機會練習的，一切會在實踐中進步。將來成功了，我報館里也約你們做通訊員。」趙常三故意的使空氣和緩了。

回應是淡然地笑了笑。

「忠實的態度我們是曉得的，正確的世界觀又怎樣養成呢？」林世英又提到訊員修養的問題上去。

「這和學識的修養固然有關，和個人的立場也有關係。例如資產階級的學者，對於工人的罷工往往會歪曲事實寫成工人的好搗亂。法西斯作家會不顧正義地歌頌侵略，歌頌帝國主義的暴行，如義大利的鄧南遮，日本的林房雄，左藤春夫，菊池寬等。台灣前九年的反帝運動，在白色記者的筆下會抹煞事實，寫成野人的暴行。這都是爲維護資本家或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歪曲事實的。還有爲了個人的利益而曲解事實的，如這次抗戰中的一些漢奸，他們明明是爲了個人利益而出賣民族，出賣祖國，却強造出『和則存，戰則亡，共存共榮，』的歪曲的理論。」

三人靜聽着趙常三解釋，他却忽然停住了。端起杯來喝了一口茶，才又繼續說下去。

『這都祇有意地曲解，還有無意地陷在錯誤中的。走，到屋裏談罷！我給你們一本書看看。』

在人們不注意的時候黑暗從角落裏爬出來佔據了全院子，已黑黑的看不清人的面孔了。他們都到了屋裏，電燈霍然明了，黑暗被驅逐了出去。趙常三從書架上取下了一本「怎樣寫抗戰文藝」翻開指給他們看。

『在這本小冊子里作者列舉了對這次抗戰的幾個詩人的不同的理解。有的是作為民族革命，求解放的正義的戰爭而歌頌牠，似如郭沫若先生，有的把慘酷的血花認做奇蹟，毫無理性地把戰爭描寫得怎樣偉大燦爛，說炮火是美麗的。這和黑衫宰相的兒子作的「轟炸是怪有趣的」有什麼分別呢？有的把無謂的犧牲認為英勇，鼓吹犧牲，而且要犧牲完結。以為這樣敵人就一無所得。這和漢奸汪精衛的民族失敗論：「如果侵略的結果，所得的祇是滿地屍骸一片瓦礫，那末侵略有何用處？人人如此，處處如此，侵略者終於便不能回頭了，」又有什麼分別？

有的高呼着「打到東京去」，或「殺盡日本鬼子」也僅能稱為一種狂呼。」

趙常三邊指着幾段文字和引證的幾首詩給他們看，邊解釋着。

「除了郭沫若先生這詩的觀點正確外，其他的幾種觀點都不正確。戰爭本身是一種罪惡，除了反侵略的戰爭外，無條件地歌頌戰爭是不對的。抗戰的意義是死中求生，並不是求死，瓦礫屍骸又怎會成為嚇退敵人的武器？至於說殺盡日本鬼子也不對，須知我們的敵人不是日本的民衆，而是他們國內的少數軍閥和統治階級。對這些事情，這本書解釋得還清楚，你們可以看一看。」他將書合起來交給了朱荊文。

「布克夫人的『大地』攝製影片時有人指摘里边有許多侮辱我們的地方；她的觀點不是國情我們麼？」

「那是影片公司歪曲地修改了內容的緣故；牠誇大農民的愚昧無知，拿鄉土的農民來代表中國的民衆。不過『大地』本身的觀點也有缺陷，她將中國民衆的

窮困，皇室的破產，解釋於兵禍天災與命運上，實際上又那里來的命運！帝國主義的侵入不是我們農村破產的一個大原因麼？」

「正確的世界觀怎樣養成呢？」林世英對於這問題仍感覺有些茫然。說話時他看了看朱荆文和趙玉華，好像看他們感覺如何？

「要觀點正確，第一得拋開自己的利益，拋開少數人的利益，時時站在大眾的立場上，就是時時站在真理和正義一方面。同時要有較高的理論的素養。你們不要以為這是很難的事情，什麼都是由學習而得的。有本書或者對於事物的看法有些幫助，你們可以讀一讀。是「嶺南書店」出版的「現代世界觀」。進步可以從學習中求得，興趣也可以從學習中求得，不要畏難才成。你們也要具有「學習，學習，再學習的精神」！

「我們先當三個通訊練習生罷！」朱荆文微笑着對其餘二人說，二人都會心地笑了笑。